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值班责编:李牧鸣 刘小草  
邮箱:worthreading01@163.com 电话:(010)88051377



# 扫黑除恶 一座博物馆

## 山西打击文物犯罪，追缴大量被盜珍贵文物

晋公盘、兽型铜觥、彩绘青铜雁鱼灯……这些珍贵文物，每件都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后世子孙文化自信的珍贵载体，都是中华民族文化根魂的组成部分

此前它们星落各地，有的被不法分子私藏，有的流落国外，或将再难与几千年后的中华子孙见面，每件文物的背后，写满了犯罪分子的斑斑罪恶

本报记者 孙亮全、胡靖国

“晋公盘”，刻铭文183字，详细记载晋文公长女孟姬嫁楚史实。

“兽型铜觥”，商代盛酒器，香港1300万元拍卖，因犯罪嫌疑人不舍，欲以赝品调包，致拍卖流产。

西汉“彩绘青铜雁鱼灯”，另一种风格的“长信宫灯”，因其珍贵精美，文物贩子不舍出手，准备将其作为传家宝，留给子孙后代。

……

在山西太原，即将开馆的“山西青铜博物馆”，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与期待。

这是一座极为特殊的博物馆，不仅因为它陈列的许多文物都是“国宝重器”，更奇特的是，这其中大部分珍贵文物还有另外一重“身份”——追缴回的被盗文物。

每件文物，都记录和诉说着一段尘封往事，此前它们星落各地，有的被不法分子私藏，有的流落国外，或将再难与几千年后的中华子孙见面，一些珍贵实物，或就此湮灭。

这些珍贵文物，每件都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后世子孙文化自信的珍贵载体，都是中华民族文化根魂的组成部分。每件文物的背后，写满了犯罪分子的斑斑罪恶。文物追缴的过程，见证着办案民警的血汗与付出。

### 南征北战，余孽未消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早期人类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目前发现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5万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2处，位居全国第一。

考古表明，远古时代，山西南部曾是人类初曙的起源地，地下文物丰富。

但文物富集也产生了罪恶“伴生物”——盗墓。盗墓自古以来就不光彩，于今更为法律所不容。

一名老刑警打击文物犯罪30多年，他的回忆或可揭示晋南地区盗墓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在建设路桥等工程中，不断有墓葬被发现，各种文物流走，做工的当地人开始尝到文物的甜头。施工队撤走了，“技能”却留下了，他们拿着大铲小铲奔赴各个可能出土文物的地方。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商品大潮的催动下，晋南盗墓日渐猖獗，“要想富，去挖墓”“全国盗墓，闻喜鼻祖”等顺口溜层出不穷。“当时在一些村子一户抓一个有冤枉的，隔一户抓一个就有漏网的”，这名老刑警这样形容当时的“盗墓盛况”。

但由于当时法律不完善，挖了也就挖了。业内人士介绍，彼时法律规定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如1982年的文物保护法规定，盗墓当以盗窃罪论处，“往往罚点钱就算了”。

这个罪恶的行当，一些人开始显露。代表者就是后来绰号“侯百万”“郭千万”“郑亿万”的侯林山、郭秉霖、郑晓林等。侯、郭是20世纪80年代晋新留职的侯马橡胶厂工人，勾结了广州等地文物贩子，从三两成群、鼠窃狗盗地盗挖古墓、倒贩卖私文物，十年间发展成盗窃一条龙犯罪集团，他们还和境外文物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大肆盗贩国家文物。

他们在晋南一带及周边省、市长期从事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的犯罪活动，致使数以万计的文物遭到破坏。价值连城的佛头、菩萨身首异处，珍稀国宝不断流失海外。公开报道显示，自1985年发现盗掘古墓以来，晋国遗址只要是公开发表过资料的地方，全部被他们盯探，内有制器和玉器的古墓，全部被他们洗劫一空，墓地景象凄凉。

针对这种猖獗的犯罪活动，山西省1995年组织开展了一场以晋南打击文物犯罪、晋北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文物的价格一度猛涨。

晋南“侯百万”“郭千万”为首的多个涉黑文物犯罪集团成员纷纷落网。侯林山、郭秉霖等多名首犯、主犯被执行死刑。侯、郭等犯罪分子落网后，港澳台及海外中国文物的价格一度猛涨。

但打击并不彻底，一批逃犯不了了之，盗墓和黑白势力也并未真正消失。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跟随着“郑亿万”的侯金发，作为“南征”重大文物逃犯之一，就是其中的“漏网之鱼”，之后他重操旧业。

### 盗墓贼霸占“考古新发现”

2019年3月，“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山西闻喜酒头商代墓地位项目，因对于研究商代墓葬的形制结构、葬俗、墓道功能与等级关系提供了极好的资料，位列其中。

酒头墓地位位于山西省运城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西北，处于垣曲盆地、运城盆地、临汾盆地交汇的要冲之地，是古代从河南进入山西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亦是考古学文化交流的关键地带。考古发现商代晚期墓葬12座，车马坑6座以及灰坑5个。

专家点评称，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对于认识晚商文化的区域类型、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变迁、中央对地方管控方式和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等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谁又知道，这个“考古新发现”竟一度被垄断在盗墓贼手中，5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中只有1座没有被盗。控制酒务头墓地的就是闻喜“盗墓黑帮”，其头目正是侯金发。

自幼习武的侯金发，20世纪80年代末因跟随他人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被劳动教养，后重操旧业，1995年被确定为“南征”十大文物逃犯之一。随后，侯金发与其兄弟、公安部A级逃犯、曾涉嫌倒卖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珍贵文物的侯金海再次招兵买马，以盗贩文物起家，逐渐发展成以侯氏兄弟为首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他们公开开设赌场，吸贩毒品，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梳理判决书发现，侯金发与侯金海等人自1993年起通过收编、豢养“盗墓高手”，抢占“墓葬地盘”，“流水线作业”，形成盗贩文物的罪恶链条。市场上“一有新货”，他们就千方百计算打听到出货地点，暴力抢占，再安排排养的盗墓贼去盗挖。酒务头墓地正是这样得来的。

“2014年第一坑被盗，人们开始知道酒务头有墓，尤其是侯家，通过买通、摆平甚至暴力方式逼迫盗墓人员，一是要货，二是逼问从哪挖的。”专案组成员段林辉说，闻喜有个商代墓区，不少人蜂拥而至，犹如掘金。

相较于“前辈们”，他们的盗墓手法已经“升级”，从原来的洛阳大铲、小铲盗挖，发展成火药炸墓、持枪盗墓。个个“高手”依靠一根探杆带出来的土样和手感，就知道底下有没有墓以及墓的具体位置。

### “黄金荣”垄断“国保区”

2006年，性格刚硬的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张少华被排挤离开，2016年1月，张少华被调任闻喜县公安局局长岗位。3月份即开始带人秘密侦查侯氏“盗墓黑帮”的张少华，在山西省公安厅和运城市公安局的支持下，正式对其立案（“6.03”专案）侦查，逐渐揭开了这个巨型盗墓黑社会的面纱。同年6月3日，侯金发落网。

随着侦查的深入，隐藏在“盗墓黑帮”背后的“保护伞”、闻喜县公安局原局长景益民逐渐被揪了出来。

景益民被称为闻喜县的“黄金荣”。一些老民警回忆，景益民曾变相控制闻喜县公安局二十年，在其担任刑警二队副队长时，就能遥控公安局局长甚至一些县市领导。在此情况下，景益民逐渐与黑白恶势力勾结，黑白通吃，造成长期负面的影响，不少民警价值观扭曲，视其为“偶像”。“跟着景局长，吃香的喝辣的，有前途有奔头。”

据专案组民警介绍，景益民与侯氏“盗墓黑帮”头目侯金亮为发小，二人除共同经营酒店、开发房地产外，侯金亮在景益民纵容下，自2004年起长期担任缅甸百家乐网络赌博总代理，形成涵盖多省市的赌博网络，仅在闻喜县查实的涉案赌



资就超过2亿元。“侯氏”还垄断了当地的毒品贩卖等市场，“闻喜县只要能挣钱的产业，侯家都要插一脚”，当地百姓一度“谈侯色变”。

为了保护众多的“国家宝藏”，闻喜警方专门成立了文物犯罪侦查大队，但在巨额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些保护文物的民警竟沦为保护犯罪的“工具”。

盗墓分子供述，盗一个墓至少需要两个晚上，第一晚探出来炸好，第二晚“清货”，这需要连续作业几个小时。为了绝对安全，他们便以每晚数万元的价格从相关人员手中“购买时间”，让民警巡逻时绕过作案区域。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0年起至2016年，景益民在任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期间，为盗墓团伙、特别是黑社会骨干分子张成俊等人提供保护，安排公安局文物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李安吉、李晓东在值班巡逻时有意绕开盗墓地点，为实施犯罪提供保护。张成俊伙同被告人李福学、任清河等7人先后共同或分别结伙在闻喜县境内的国家级古文化遗址保护范围内和周边盗掘古墓葬26起，盗得青铜器等文物100余件。

在充当“保护伞”的同时，他们还“监守自盗”，亲自组织盗墓。景益民网罗了“南征”逃犯、“盗墓专家”李福学等人将国保单位、东周时期的上郭古城和邱家庄墓群当成“自家后院”，据为势力范围，组织盗挖古墓11次13处，将所盗文物直接贩卖。不良示范之下，不少民警纷纷效仿，组织团伙，盗墓发财。闻喜县公安局民警张忠志自2005年以来，组织参与盗墓团伙多次盗掘国家、省、县级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造成国家文物大量流失。

2018年9月，景益民、李福学、李安吉等人二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李晓东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至6年不等刑期及相应财产刑。

闻喜县公安局另一名副局长金勇，在分管文物犯罪侦查大队工作期间，为盗墓团伙能顺利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实施盗墓，安排人员提供帮助并分得赃款，大肆进行盗墓活动，共盗掘古墓葬14起16处，造成大量文物流失和古墓损毁，被判处无期徒刑。

### 流失一件器物，湮灭一段历史

“6.03”专案组曾追缴回来五只青铜鼎的碎片。专案组成员任宝申说，盗墓人员在辨认时说，其中一根鼎腿就能买一辆车。“盗墓时因东西太大，盗洞直径不够，出不来，就打碎了。”

“最可惜的就是盗墓时用炸药炸，好好的东西都给炸碎了，即便后期再拼到一块，也毕竟已经坏了。这对文物损害是最大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吴振峰说。

专家表示，盗墓致使珍贵文物流失，扰乱了完整的陪葬系统，而随着古代文化遗存的消失，一段历史就此消失，直接影响专家们的研判和对历史之谜的解读。

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鸟尊”，因盗墓者使用炸药盗掘，致“鸟尊”尾部象鼻一段长期缺失，虽然后来找到但仍未原装呈现；晋国博物馆镇馆之宝“晋侯列鼎”，原本是“五兄弟”，现在分散在晋国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美国、台湾等地。晋国博物馆馆长孙永和说，2002年，5件列鼎和晋侯稣钟在上海“团聚”了一次，展完后又“各回各家”。

专家指出，一些重要器物上有铭文，是对史料的重要补充。例如，晋侯稣钟上355字的铭文记载了公元前9世纪晋国第七代国君稣随周天子出征，并立功受赏的历史；子犯和钟被盜倒卖出境，后经辗转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上面132字铭文讲述了晋楚之间城濮之战的历史。

与此同时，重要器物被盗、扰乱墓葬环境，割裂了文物语境，对研究丧葬制度和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破坏巨大。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京燕在陶寺北墓地一座被盗的女性墓中发现了玉石器和动物祭祀掩埋层，这是在全国东周考古中首次发现，可惜墓葬被盗，丧葬制度的研究缺少了实物论证。“每座墓葬都是个整体，被扰乱后，文物就成了碎片，原生环境破坏了，第一手资料没有

### “前进还有活路，后退死路一条”

“谈”及此，王京燕几欲落泪。

此外，小到诸侯国的研究，大到中国历史进程研究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酒务头墓地修正了学界认为晋南地区缺少晚商阶段遗存的认知。4000年前的陶寺遗址、清凉寺遗址对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重要意义，但是也不同程度的遭到盗掘。

“6.03”专案组有个微信群，这几年，每天早晨六七点钟，专案组成员都要在群里报个到，哪怕是忙到凌晨四五点刚睡下。“其实就是互相报个平安，告诉大家，我还活着！”张少华说。

“跟踪、盯梢、电话威胁，甚至高速上制造车祸。”“6.03”专案组民警说，案件侦办过程充满了惊心动魄，张少华等一线民警更是枪不离身。案件侦办期间，闻喜县公安局门口、通往各文保区的路口每天都有人盯梢。连110的接线女辅警都是对方的眼线，本该查看国保区监控视频的他们，把屏幕调成办公摄像头，对准了张少华的办公室。高速路上也有车辆尾随并试图制造车祸，面对危险，张少华曾连开三枪。

张少华轻易不敢回家，公安局也没人知道他家人住在哪里，每次回家都要七拐八绕，进了小区还要盘旋半天防止盯梢，就这样老家门口还是被放了冥币。几年间，张少华的孩子不被允许轻易出教室，上下学由张少华的战友接送。

2017年，记者第一次见到张少华，因不清楚记者来意，在办公室接受采访时，他开口前把枪掏了出来放到了桌子上。

那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人虽然抓了，但专案组面对的压力却更大了。四面八方，招呼不断，有人要求将一些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还有人要对张少华等专案民警“调查”“下手”……

在最危急的时刻，转机出现了。2018年1月，在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前夕，“盗墓黑帮”案得到了中央高度关注，随后全国扫黑办开始重点督办。闻喜“盗墓黑帮”案成了“扫黑第一案”。

到目前，闻喜“盗墓黑帮”案中，共打掉以侯氏兄弟为首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和23个盗掘古墓葬团伙、25个网络赌博团伙等，破获刑事案件38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16人，追缴文物3644件，查扣涉案资金等价值约2.2亿元。挖出闻喜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景益民、金勇等27名警务人员及14名其他公职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2018年10月，闻喜“盗墓黑帮”侯金发、侯金海等5名主犯依法被判处无期徒刑及以上刑罚。

### 追回重器，保护根魂

以“盗墓黑帮”案为龙头，2018年3月，山西开始向文物犯罪“亮剑”，提出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力度最大、为期三年的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目前，山西公安机关已累计破获文物犯罪案件89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88人，打掉文物犯罪团伙171个，追缴涉案文物25000多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29件、二级文物266件、三级文物1008件。

这些文物，正是“山西青铜博物馆”的陈展主体。

专项行动中，破案数、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和追缴文物数均超过前十年总和，有力遏制了山西文物犯罪多发势头，一度猖獗的盗掘古墓葬犯罪自2018年5月以来保持了“零发案”。

除了采取异地用警，一把手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追文物、追逃犯、追资产和深挖犯罪铲

除“保护伞”的“三追一挖”“四不放过”等超常规措施外，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政委史水鸿说，关键是不遗余力，采取各种办法让文物“回家”。

然而，这些国宝重器的“回家”之路并不平坦，许多都是警方费尽心力、辗转多地从犯罪分子手中追回的，有的甚至是从国外追回的。

“被盜文物转运快、销赃快、出境快。不少文物案件虽然侦破了，但东西经常回不来。”一些办案民警无奈地说，一些重要文物一旦出国，几亿元都赚不回来，打官司也不一定能胜诉，“因为不好证明东西是我们的”。

国家一级文物、2600多年前特制的青铜礼器“晋公盘”是闻喜“6.03”案中追回的文物。经专家考证，“晋公盘”是晋文公重耳为其长女孟姬出嫁楚国所铸，其183个字的珍贵铭文清晰呈现了晋文公时期的晋国盛世气象，传递了极为珍贵的历史信息。

这件珍贵文物被盜流失后，曾被转手到多个省市并流落海外多国。警方历经6个月，终于从某国将“晋公盘”成功追缴回国。

“这是国宝级，在一级文物里面是最好的。”吴振峰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也表示认同，他说如此多的铭文记载春秋中前期历史，在青铜器中实属罕见。

“兽型铜觥”是商代的一件盛酒器，国家一级文物。觥流行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觥筹交错”就来源于此。

盗墓分子把它盗掘出来后，侯金发连夜将其带到了广州，委托文物贩子葛某以底价1300万元的价格到香港保利拍卖会拍卖。后因犯罪嫌疑人不舍，欲以赝品调包致交易流产，又将其偷运回国。民警最终在上海把文物追回。

西汉“彩绘青铜雁鱼灯”追回的故事，也让人唏嘘不已。“雁鱼灯”是运城新绛县“2.12”案件中追缴回的。文物贩子曹某落网后，试图通过一张纸条给他家人传递信息，纸条上写着“务必把灯和剑处理好”。

专案组根据这个线索，到介休市曹某家进行搜索，未果。后通过反复工作，在曹某父母家的地下室，找到一堆用塑料布包裹着的青铜零件，拼起来后正是“雁鱼灯”。曹某得知后在狱中大哭一场。因其珍贵精美，这名文物贩子没有舍得出手，而是将“雁鱼灯”藏了起来，准备将其作为自家的传家宝，留给子孙后代。

### 呼吁“起码文物罪不得减刑”

“文物保护利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事关国家文化安全，事关中华伟大复兴。保护不好文物，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子孙。”山西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刘新云对文物保护工作有着深刻的认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韩炳华说，山西公安追缴回的涉案青铜器与其他涉案器类，时代上跨度近4000年，为他们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填补了许多空白。

受访者普遍表示，必须加大对文物犯罪打击和文物保护力度，对文物犯罪一掃到底，除恶务尽。

刘新云表示，山西将以建立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文物犯罪侦查打击专业队为抓手，高压严打、持续发力，适时发起全国性集群战役，斩草除根，确保10年之内山西盗墓犯罪“零发案”。

山西公安目前正在为文物“登记造册”，建立电子档案，在国际刑警组织备案，即便流失到海外，也有证据证明其是赃物，所有权属中国。他们同时也正在行海外拍卖行信息关联核查，境内境外双向发力，大力开展境外流失文物清缴工作。

与此同时，专家们呼吁文物安全保护这只手要真正硬起来，推动压实政府主体责任。

此外，调研中不少专家和民警反映，2011年盗掘古墓葬取消死刑后，盗墓活动愈发猖獗，他们呼吁“盗墓者诛”，“起码文物罪不得减刑”。